



部隊文藝叢書

第三輯

作者：魯山等

精細的人

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東軍區政治出版部

部隊文藝叢書

第三輯

精細的人

編輯者 文藝叢書編輯室

作者 魯山等

出版者 華東軍區
第三野戰軍 政治部

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

(發至排)

文藝叢書編輯序言

編輯出版部隊文藝叢書，在於經常地供給部隊一部分文藝讀物。

雖然我們所編印的這一叢書中的作品，不一定是優秀的成功的作品，我們却十分珍視它們。

我們已經過了多年的戰爭生活了，在我們生活的裏層，蘊藏着無盡的金色的岩礦，可是被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們所發掘和冶煉出來的，確實還是很少的。

但是，令人可喜的現象，已正在向着我們迎面的來了。好些作者，已經寫了和正在寫着他們的作品，近兩年來，已見到一些文叢作品，散在各個書坊裏編印出來。

不管這些作品寫得怎麼樣，它們反映了一些什麼，說明了一些什麼，我們總感到很需要它們，對於它們，我們總是覺得十分親切。

如果這些作品，寫的是我們以往的經歷，在我們讀了它們之後，即使引起我們一點生活小的回憶與感想，那也是好的。倘使叫我們在回憶和感想之外，再能得到一點

啓示，而有所領悟，以至對於今後的生活，增添一些力量，照出一點光亮，那自然是我們更所熱盼的了。

爲了這個，我們決定編輯我們的文藝叢書。

我們這裏所選的作品，主要的是部隊裏的創作，必要時也準備編輯一些我們華東部隊以外的作品和翻譯的作品。

長篇的、中篇的可以單印，短篇的打算彙集編印；小說、報告文學、詩、劇本等，只要合適，都列入叢書之內。

文稿如不缺乏，打算兩個月出一本。每本以五萬字計算，全年六冊，總計爲三十萬字。就是說，我們打算在一年中供給大家以三十萬字的文藝讀物。

有好的作品，甚盼寄給我們，或推薦給我們。

對所出版的叢書，全軍同志，都可以提出讀後的意見和批評。

批評，對於作者和編者都是需要的。

文藝叢書編輯室

目 錄

精細的人	魯山
「寶貝魚」	戴焯
偶 然	孟爾曼

精細的人

魯山

是一個初春的早晨，霧還很濃；我們要到團部駐地去開會。團部的駐地離我們連有十二里路。

這裏是豫東南地區，都是新解放的。在劉伯承將軍的部隊挺進大別山之後，我們這支部隊，也跟着躍進了整個中原。因為是新地區，有各式各樣小股活動的匪徒，他們利用我們的疏忽來襲擊我們，已經不止一次了。因為這樣，三排長老崔對我說：

『文化教員，你有沒胆量，咱們兩個當尖兵，走在頭前！』

『誰怕幾個屌毛小特務來！走！』

我隨即把日本式手槍掄在手裏，跟三排長走到大夥前面去了。

因為霧的緣故，這莊望不見那莊，我們祇是按着方向走。一走走到兩叉路口，兩叉的道路都朝着差不多的方向，這就爲難了，往那條路走才對呢？

在其中一條路上，隱約地看見有個行路的人對面走來，我就對三排長說：

「你在這裏等着，連絡後面的人，讓我去問路。」

我往前走，同對面走過來的人碰了個面對面。那個穿短靠的人，一見着我，就笑着招呼說：

「喔！是同志嗎？」

「大哥！請問你，到×莊走那條路！」

「不用問，走這條一直奔，再過一個×莊，就到了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

我讓這位老鄉走過後，就立在原處喊三排長：

「往這條路一直走，你放過路標吧！」

三排長答應了一聲，但却叫我等着。只聽見他又在同那個老鄉說着話，好一會，才見他帶了那個老鄉一起上來。

『你帶着我們走，走對了才放你！』他對老鄉說。

『同志！不會錯，咱還能誑人嗎？讓我回去吧！我家裏有事哩！』那老鄉却懇求着。

我也說：『讓他走吧，反正我們可以到前面那個莊子去問路的。』

『家裏有事？』三排長却用眼光打量着那位老鄉，還是固執着說：『不行，一定要你帶到前面的莊子上去！』

老鄉無奈，他只好帶着我們奔向前莊。不一會，到了前莊，我們找了老百姓一對證，果然沒有錯，那帶路的老鄉就說：

『現在該讓我走了！』

但三排長却一把拉住他，按他坐在地上說：

『不！還有你的事呢！我問你是什麼地方人？』

『什麼地方人？』那人驚奇地說：『我這……這不是本地的老百姓嗎？』

『本地人？』三排長搖搖頭說：『口音可裝得不十分像呀！』

那人驚訝地張開了嘴巴吱吱的說：

『我一向在江南幹活，回家來還不到半年，口音一時改不過來啊！』

『那末我再問你是幹什麼活的？』

『我是木匠。』

『大清早上那兒去？』

『趕集去。』

『那個莊子？』

『大李莊。』

三排長轉過身來問莊裏的老百姓：『你大爺知道今天是那村逢集呀？』

『同志！東首三里路花仙路是大集，東北方面十二里路老河口也逢集。』

『大李莊逢集嗎？』

『大李莊，對，對，大李莊今天也逢集，但那個路太遠了，有十七、八里路咧。那個集也沒花仙路的集大！』

『我還要問你趕集去做啥？』

『趕集還不是趕集？看看有什麼可買的，也到集上去向主顧討幾筆賬，還不是這麼回事！你這同志也真怪，淨問這些事幹啥？咱又不是特工。』

那人嘴一硬，更加使三排長懷疑了。他狠狠的用眼睛盯住了那人，從頭到腳的打量他，突然的說：

『那爲什麼你穿着這樣單薄的短衫褲？爲什麼你腳上穿着好像是我們部隊裏發給的膠鞋？你這當木匠的，爲什麼不趕近處的大集？却去趕十七、八里路遠處的小集呢？』

一連串的問話，就頓時把那人臉上問得變了色，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。三排長也不待他回答，轉過頭就對我說：『文化教員，你幫我搜搜他身上，看看有什麼東西！』

那人不等我去搜，馬上就轉了腔調說：

『同志！我們是自己人。說真話，我是開小差回家的。在解放軍裏吃不了行軍的苦，是我思想不好，就動搖了。現在我跟你們歸隊！歸隊！』

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向三排長身邊靠攏去哀求着。三排長握着駁壳槍，往後退了一步，嚴厲的說：『開小差回家？你不往南跑却往北跑！』一句話又把他駁倒了。

『不要信他鬼話，搜他身上。』三排長對我說。

我仔細一搜尋，果然在這人褲腰帶上束着一疊紙包，打開來一看，却是幾張我們部隊的『前鋒報』和團報。

三排長勝利地笑了，他又說：

『說吧！這還能抵賴嗎？看來你是先混進我們的部隊，現在你探聽了我們的軍事秘密，乘機開小差回去報告，是不是這樣一回事？』

那奸細無法抵賴，祇好把他潛伏在我們部隊裏刺探軍情，現在想回徐州去報告的事情一一說了。正盤問着時，後面營的幹部都上來了。我興奮的迎上去說：

『教導員！營長！捉住了一個特務。』

『怎麼，你們兩個捉到特務嗎？該給你們立上一個功啦！』教導員說。

我們兩個？我想着未免慚愧起來，我比三排長先碰到這個特務，可是我沒有發覺他的行跡可疑；我一點兒也沒有發覺：他，竟是一個露着形跡的奸細呀！

另一次白天行軍，前面傳下來『休息』的口令，我們剛巧休息在村子的口上。

村子的小巷子裏，忽然走出來一個頭戴破呢帽，身穿長衫的人；他一隻肩頭掛着一副賣眼鏡子的木盒箱架，從我們面前走過，向斜角方向走。我首先看到了他，就笑着對三排長說：

『老崔，你看，這不是江南風光嗎？在江南鄉下，就有很多這樣做眼鏡生意的商人。』

三排長順我指點看去，他注意了好一陣，忽然立起身子來，喊着：

『喂！賣眼鏡的朋友！我們這裏有人要買眼鏡咧！』

那商人果然被叫轉來，他把放眼鏡的箱架送到我們跟前說：

『那一位老總要配眼鏡？要玳瑁架的？還是克羅米的？』

三排長指着我，對他說：

『是這位，我們的文化教員。』

我從未戴過眼鏡，誰都知道，三排長的話，引得圍攏來的戰士們都哄笑起來；我正要怪三排長的開玩笑，那眼鏡商人也認定是三排長打趣的了，他先說了：

『喔！是老總們打趣嗎？』他轉身想走了。

『朋友！別走！』三排長却獨自裝成很認真地說：『一點也不是開玩笑，我們這位同志，你別看他長着兩顆圓眼珠，可是他就認不清人！』

戰士們又是一陣子哄笑，我以爲三排長是指着前幾天路上捉到奸細那件事說的，不覺把臉孔漲紅了。但却不知三排長在這時，兩隻眼睛不斷打量着那個眼鏡商人，那商人被盯得稍稍遲疑了一下，還是抽身想走。

『不要走！』三排長突然大聲吆喝着，跑過去，一把摘掉了那商人的破呢帽：『你還想逃跑嗎？』

很快就有一個戰士拿槍奔過去，一把捉住了那商人；不，那顯然不是個商人，呢帽被摘掉後，頭上顯出了一個女人的髮髻，她——明明是個女扮男裝的人。

『你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吧！』三排長對着自己的捕獲品勝利地說：『你當我們的人都瞎了眼，看不透你的壞樣嗎？呸！』

假商人垂着無力的手，一句話也沒爭辯。

『把這個女特務交給指導員去！』三排長命令戰士，押走了那女人。

『怎麼樣？文化教員，我說你真是配上一副眼鏡才好哩！』

『誰也沒有看得出來，排長，就數你精細，到底怎樣給你識破的呢？』戰士們也都說着我心裏想說的一句話。

『這有什麼特別的本領呢？祇要細心一些，誰也能看得出來！』三排長坐下來仔細的對我們講開了：『文化教員指給我時，首先我就看出這樣的眼鏡商人，在幾天行軍中還是第一次看到。平時少見的人，就要特別留神，因此我就更加注意了。——心裏有了警惕，我就看到這人走路在扭着屁股，有些異樣；叫我一喊，她回過頭來，

我覺察到她戴的那頂呢帽，在後腦部分，有些隆起的樣子，再仔細些看，又看到了她臉色有些兒顯着驚慌。但這傢伙總算是個老特務，她就在我們面前時，還裝得十分鎮靜，我到又有些捉摸不定，以爲自己是疑神疑鬼了；但仔細又想了想，這種小商人，她不走官莊大道，却往那條小路走，又爲什麼呢？小村莊淨是種田人，會有配眼鏡的生意嗎？我猜來猜去，總覺得此人來路不正，這才故意說文化教員有眼認不出人的話，觀察她的神色，我更看清楚了，她已存了戒心，連話也不敢出聲的講，光是轉身想溜。這下我就老實不客氣，吆喊了她一聲，更看出她胆虛的樣子。等我把她的帽子摘下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真是這樣一個老練的女特務。他媽的，儘管她老練，可也沒逃過我的眼睛！」我一邊聽着三排長講，一邊更替自己慚愧：就在一星期之內，男奸細，女奸細，都在我面前跑過，卻逃不出三排長的眼睛。

『這全靠精細！』我這樣想，三排長的確是個精細的人。

『三排長，你過去幹過偵察員的嗎？』等他說完後，我忽然想起這句問話。

『從來沒有幹過，我一直在步兵連隊裏。』三排長說：『照你的說法，祇有幹過

偵察員的人，才會有捉特務的本領嗎？」

「我以為你的精細，是當偵察員鍛鍊出來的呢？」

「這能稱得上精細嗎？從解放區跨到蔣管區來，不應該特別警惕嗎？不，當然，遇事精細也是鍛鍊出來的，我過去有過在崗位上因粗心大意而受到的教訓，才養成我隨時隨地警惕的習慣。」

「你談談你的教訓吧！」

三排長正待說他的教訓，前面卻傳下「繼續走」的口令來。「到宿營的地方再談吧！」三排長說。

部隊又開始行軍了，指導員走到三排長這裏來，對他說：

「是個很不簡單的女特務，虧你把她抓住了。」

三排長望着我笑，而我呢？我是多麼粗心大意的人啊。

到目的地後，三排長果然答應了原先的允諾，抽了時間同我拉起過去的事來：

那還是蔣匪軍重點進犯山東的時候，我還在小軍區的地方部隊裏當戰士。原先活動在我們地區的野戰軍主力，爲了集中兵力去殲滅敵人有生力量，就拋棄了進犯敵人，撤出了我們的地區；而剩下了我們這一個團，同敵人打麻雀戰。

那時候，很顯然，敵人比我們多，而且隨時想包圍我們這個團；因此我們的行動就要非常祕密，出沒無常，不讓敵人捉摸得住，找機會還要襲擊敵人一下兩下。可惜我當時還不懂得這些道理，我祇知道我們的連長，不斷要我們注意保守行動的祕密。行軍到一個地方，哨崗就派得特別多；因爲有時候我們是前哨連，有時候，我們又是後衛連。

某一次夜晚，到達宿營地還祇是下半夜的光景，輪到我的哨崗。這夜雖是暗星夜，幸而沒有風，一點微微的聲音也能聽得出來，我傍着一棵棗樹，站了半小時之後，卻感到有些倦意，眼皮沉重起來。當然，我決不會讓自己睡着的，就輕輕的踱了幾個短距離的來回。就在這當兒，我忽然聽見了不遠處，有簌簌輕微的聲音，馬上就站住